

白午苗语距离指示词的隐喻映射与扩散*

胡朝君

[摘要] 本文讨论白午苗语距离指示词的隐喻映射和扩散问题。白午苗语的距离指示词以观察者的角度分为近指、远指、较远指、最远指和忆指5级。基于距离指示词的[+距离]义，认为距离指示词与人称代词、时间名词存在距离象似关联，距离指示词经过隐喻向人称代词和时间名词跨域映射和扩散。

[关键词] 苗语 指示词 代词 时间名词 隐喻映射

“映射(mapping)”是一个数学术语，指两个元素的集之间元素相互对应的关系，映射计算可以实现跨维度对应。在数学领域中，映射用来描述具有与该领域相关联的特定性质的函数，如拓扑学的连续函数、线性代数的线性变换等；在形式逻辑中，映射有时用来表示函数谓词(functional predicate)。认知语言学引入了这一数学概念，用映射来表征人类对不同认知域之间意义的产生、转移和处理的认知能力，以讨论概念间的关系。概念可以通过隐喻或转喻实现单一域或跨域映射，用以解释语言中的一些认知问题。

本文以贵州省黔东南侗族苗族自治州凯里市白午街道白午村白午苗寨苗语（以下简称“白午苗语”）为研究对象^①。白午苗语属于苗语黔东方言北部土语，本文以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转喻为理论基础，讨论白午苗语距离指示词的跨域映射。

一 关于黔东苗语的距离指示词

“指示词”也称“指示代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05:260、1754）。英语的“指示词”虽然有“指示词(demonstrative)”和“指示代词(demonstrative pronoun)”两种说法，但语义内涵完全一样（哈特曼、斯托克 1984:92-93）。而在现代汉语中，指示代词不仅包含在代词系统里，而且是指别人或事物的代词，如“这”“那”等（邢福义 2002:108）。“这”“那”这类词在苗语中只有限定功能而无指代功能，故列作独立的词类——指示词，不并入代词称作“指示代词”。苗语的指示词主要指称距离，本文称为“距离指示词”。

关于黔东苗语的距离指示词，张永祥等（1980）将其分为“定指”和“疑指”两类，并扼要说明了二者的一般特点，但没有就距离指示词对其他词类的影响作进一步的研究。此后，王辅世（1985）、王春德（1986）、曹翠云（2001）、马学良（2003）、石德富（2006）、陈其光

* 本文的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基于《世界语言结构地图集》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类型研究(17ZDA310)”的资助。写作过程中得到胡晓东、李云兵教授的悉心指导；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和建议。谨此一并致谢。

① 白午苗语为作者母语。文中征引语料标明出处，其他为作者的内省语料。内省语料皆经核实。

(2013) 等也进行了一些相关研究。

王辅世 (1985:49) 指出黔东苗语有 6 个指示词: non^{35} “这”, 近指, 所指事物在说话人附近; nen^{35} “那”, 远指, 所指事物在听话人附近; mon^{55} “那”, 远指, 所指事物距离说话人和听话人都比较远; ε^{33} “那”, 更远指, 所指事物比 mon^{55} “那” 所指的更远, 但在视线以内; i^{35} “那”, 最远指, 所指事物不在视线以内; tei^{13} “哪”, 疑指, 询问所指事物的距离。

王春德 (1986:59) 把黔东苗语指示词分为距离指示词、方位指示词、疑问指示词 3 种。其中, 距离指示词有 5 个, 用来指明人或事物所处的距离, 具体为: non^{35} “这”, 近指, 用来指明距离说话人最近的、看得见的人或事物; mon^{55} “那”, 远指, 用来指明距离比 non^{35} “这” 远的、看得见的人或事物; ε^{33} “那”, 次远指, 用来指明距离比 mon^{55} “那” 远的、看得见的人或事物; nen^{35} “那”, 不定次远指, 用来指明距离听话人近的、看得见的或看不见的人或事物; i^{35} “那”, 远指, 用来指明那些被追述的、不在场的人或事物。

曹翠云 (2001:144-145) 把黔东苗语指示词分为距离指示词和疑问指示词两类。其中, 距离指示词分为近指、远指和忆指, 具体包括: non^{35} “这”, 近指, 指离说话人最近的事物; mon^{55} “那”, 远指, 指在对方所在地或彼此之间的事物; nen^{35} “那”, 较远指, 指在对方所在地或对方谈及未见过的事物; ε^{33} “那”, 最远指, 指说话人和听话人以外所目击的事物; i^{35} “那”, 忆指, 指回忆以往的事物。

马学良 (2003:599-600) 把黔东苗语指示词分为距离指示词、方位指示词、疑问指示词 3 种。其中, 距离指示词包括: non^{35} “这”, 指离说话人最近的事物; mon^{55} “那”, 指离说话人较远的事物; ε^{33} “那”, 指离说话人最远的事物; nen^{35} “那”, 指离听话人最近的事物; i^{35} “那”, 指追述的看不见的事物。

石德富 (2006:35) 把黔东苗语指示词分为近指、中指、对指、远指、忆指 5 级, 具体为: non^{35} “这”, 近指, 指称位于属于说话者范围内的处所、人或事物; nen^{35} “那”, 对指, 主要指称位于属于对方 (听话者) 范围内的、说话人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处所、人或事物等; mon^{35} (mon^{55}) “那”, 中指, 主要指称位于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看得见的处所、人或事物等; ε^{33} “那”, 远指, 主要指称位于说话者和听话者范围以外的、看得见的处所、人或事物等; i^{35} “那”, 忆指, 主要指称说话者回忆的、并且认为听话者知道的处所、人或事物等。

陈其光 (2013:188-189) 把黔东苗语指示词分为距离指示词、方位指示词、疑问指示词 3 种。其中, 距离指示词包括: non^{35} “这”, 近指人和事物; mon^{55} “那”, 中指人和事物; nen^{35} “那”, 远指人和事物; ε^{33} “那”, 遥指人和事物; i^{35} “那”, 忆指以往的人和事物。

综上, 黔东苗语的距离指示词比较丰富, 不同学者对其分类大同小异, 只在对具体距离指示词的语义表述上有所不同。我们将其归纳如表 1 所示:

表 1 黔东苗语距离指示词的语义分类

张永祥等 (1980)	王辅世 (1985)	王春德 (1986)	曹翠云 (2001)	马学良 (2003)	石德富 (2006)	陈其光 (2013)
non^{35} 这 近指	non^{35} 这 近指	non^{35} 这 近指	non^{35} 这 近指	non^{35} 这 近指	non^{35} 这 近指	non^{35} 这 近指
mon^{55} 那 远指	nen^{35} 那 远指	mon^{55} 那 近远指	mon^{55} 那 远指	mon^{55} 那 中指	nen^{35} 那 对指	mon^{55} 那 中指

ϵ^{33} 那 最远指	moy^{55} 那 远指	ϵ^{33} 那 次远指	nen^{35} 那 较远指	ϵ^{33} 那 遥指	moy^{55} 那 中指	nen^{35} 那 远指
nen^{35} 那 远指	ϵ^{33} 那 更远指	nen^{35} 那 不定次远指	ϵ^{33} 那 最远指	nen^{35} 那 远指	ϵ^{33} 那 远指	ϵ^{33} 那 遥指
i^{35} 那 忆指	i^{35} 那 最远指	i^{35} 那 远指	i^{35} 那 忆指	i^{35} 那 忆指	i^{35} 那 忆指	i^{35} 那 忆指

在上述距离指示词的语义分类中，我们认为曹翠云（2001:144-145）的分类比较切合黔东苗语的实际。依此，我们也认为白午苗语距离指示词有5个： $nɔŋ^{44}$ “这”，近指； moy^{44} “那”，远指； ϵ^{33} “那”，较远指； ni^{44} “那”，最远指； i^{44} “那”，忆指。下面对白午苗语距离指示词向人称代词和时间名词的跨域隐喻映射与扩散进行分析。

二 距离指示词向人称代词的映射与扩散

白午苗语的人称代词单数为 $vε^{22}$ “我”、 moy^{55} “你”、 ni^{55} “他”。例如：

- (1) $vε^{22}tsei^{44}naj^{33}kha^{44}lin^{55}$. 我家在凯里。
我家 在 凯里
- (2) $moy^{55}kan^{22}han^{44}to^{13}ta^{55}$? 你从哪儿来？
你 从 处 何 来
- (3) $ni^{55}men^{22}han^{44}to^{13}$? 他上哪儿？
他 去 处 何

对于苗语与汉语的关系，陈其光、李永燧（1981），王辅世（1986），张永祥、曹翠云（2005），胡晓东（2010）等有具体论述。但是，白午苗语的人称代词显然不同于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尤其第二人称代词 moy^{55} “你”和第三人称代词 ni^{55} “他”都不能在汉语中找到来源。因此，我们必须在此之外寻找其来源，而从指示词出发去探索则是一条可以考虑的路径。因为从语义上看，白午苗语距离指示词表远指的 moy^{44} “那”和表最远指的 ni^{44} “那”，与人称代词在认知上有一定的关联性，二者可能存在渊源关系。具体如表2所示：

表2 白午苗语距离指示词与人称代词的关联

指示词	语义	关联性	人称代词	语义
moy^{44}	那（远指）	> ^①	moy^{55}	你
$nɔŋ^{44}$	这（近指）	≠	$vε^{22}$	我
ni^{44}	那（最远指）	>	ni^{55}	他

这就是说，白午苗语的第二人称代词 moy^{55} “你”和第三人称代词 ni^{55} “他”可能分别来源于表远指的距离指示词 moy^{44} “那”和表最远指的距离指示词 ni^{44} “那”。对于黔东苗语距离指示词 moy^{55} “那”和 nen^{35} “那”之间的区别，张永祥等（1980）认为“ moy^{55} ‘那’指的是在说话人‘我’和听话人‘你’之外不太远的人或事物，而 nen^{35} ‘那’则指的是距说

^① “>”意为“来源于”或“对应于”，“≠”意为“不来源于”或“不对应于”。下同。

话人‘我’远，而距听话人‘你’近的人或事物”。白午苗语中与这两个距离指示词相对对应的即为 mon^{44} “那” 和 ni^{44} “那”。

或许有人会提出，在上述关联中，距离指示词 mon^{44} “那（远指）”、 ni^{44} “那（最远指）”与人称代词 mon^{55} “你”、 ni^{55} “他” 尽管声母、韵母相同，但是声调并不相同，所以不能说是同一个词；而如果二者是关联关系或对应关系的话，区区一两个词又不能说明其对应规律。事实上这是一个历史语言学的问题。在白午苗语或者其他语言/方言中，人称代词只有几个，所以要达到“规律”所要求的条件是很困难的。因此，在我们看来，白午苗语的人称代词 mon^{55} “你” 和 ni^{55} “他” 来源于距离指示词 mon^{44} “那（远指）” 和 ni^{44} “那（最远指）”，主要就表现于二者所指在空间映射上的认知概念有所吻合，也就是二者具有距离象似性。距离象似可形成概念隐喻和跨域映射。为了便于说明，我们不妨先把二者之间的关系作如图 1 的语义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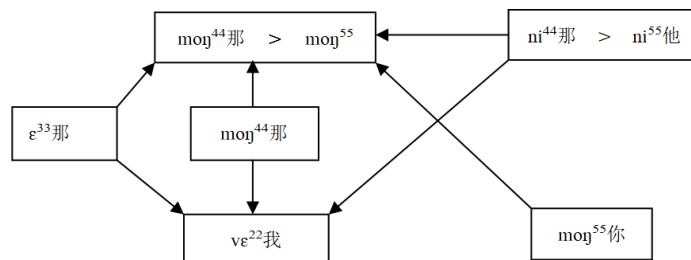


图 1 白午苗语人称代词与距离指示词的语义关联

在白午苗语距离指示词中，除忆指 i^{44} “那” 不在说话人“我”和听话人“你”的视线范围之内（特别是说话人“我”的视线范围之内）外， non^{44} “这” 是指距“我”近而距“你”远的人或事物； ni^{44} “那” 是指距“你”近而距“我”远的人或事物； mon^{44} “那” 是指距“我”和距“你”都不远的人或事物； ϵ^{33} “那” 是指距“我”和距“你”都远的人或事物。更进一步来说， mon^{44} “那” 相对于说话者“我”来说是指比 non^{44} “这” 远，而比 ϵ^{33} “那” 和 ni^{44} “那” 都近的人或事物。若是相对于听话者“你”来说，则是指比 ni^{44} “那” 远，但却比 ϵ^{33} “那” 和 non^{44} “这” 都近的人或事物。若是相对于说话者“我”和听话者“你”来说， mon^{44} “那” 则是指比 non^{44} “这” 和 ni^{44} “那” 都远，但却比 ϵ^{33} “那” 都近的人或事物。

另外，在白午苗语的实际使用中，距离指示词 mon^{44} “那” 和 ni^{44} “那” 并没有严格的差别。也就是说距离指示词 mon^{44} “那” 并不是严格地处于说话者“我”和听话者“你”的中间，而是常常可向听话者“你”靠近而变得与 ni^{44} “那” 同指。例如：

(4) phan³³mon⁴⁴ phan³³ten²²xi⁴⁴she⁴⁴. 那是一张晒席。

张 那:远指 张 席子 晒 谷子

(5) phan³³ni⁴⁴ phan³³ten²²xi⁴⁴she⁴⁴. 那是一张晒席。

张 那:最远指 张 席子 晒 谷子

可以看出，例(4)中的距离指示词 mon^{44} “那” 在例(5)中换成了 ni^{44} “那”，虽然汉义都是“那”，但表达的距离远近还是稍有不同的。因此，如果我们在表2中把指示词 mon^{44}

“那”的认知概念最大限度地向听话者“你”靠近的话，就可以得到如图2所示的图式^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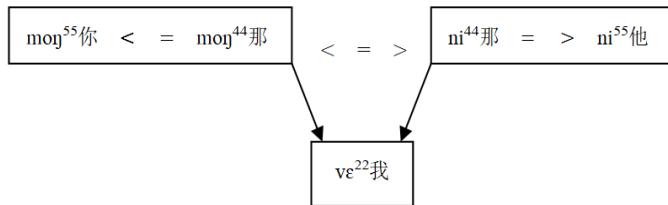


图2 白午苗语人称代词与距离指示词的距离关联

根据马学良（2003:527-528）等的研究，现在黔东南苗语的8个声调是古苗语的4个声调各自一分为二分化后发展而来的。在古苗语的声调分化中，苗族先民利用这一分化，并通过变调或少量变韵创造的新词，我们可以称为“同源词”或“同族词”。例如：

ta^{55}	$\left\{ \begin{array}{l} ta^{55} \text{ 桌子} \\ tanj^{53} \text{ 篝子 (篝子的通称)} \end{array} \right.$	nei^{33}	$\left\{ \begin{array}{l} nei^{33} \text{ 压 (轻压)} \\ nei^{53} \text{ 挤压 (用力压)} \end{array} \right.$
$qanj^{55}$	$\left\{ \begin{array}{l} qanj^{55} \text{ 扁担} \\ qanj^{11} \text{ 挑 (尤指用肩挑)} \end{array} \right.$	qen^{22}	$\left\{ \begin{array}{l} qen^{22} \text{ 盘卷} \\ qen^{13} \text{ 卷缩 (尤指人卷缩于被窝)} \end{array} \right.$
kha^{33}	$\left\{ \begin{array}{l} kha^{33} \text{ 犁 (犁田)} \\ kha^{44} \text{ 搂 (尤指用竹耙搂草)} \\ kha^{53} \text{ 耙 (耙田)} \end{array} \right.$	ka^{33}	$\left\{ \begin{array}{l} ka^{33} \text{ 炒 (尤指用锅铲炒)} \\ ka^{55} \text{ 拖 (尤指在地面拖硬物)} \\ ka^{11} \text{ 刮 (尤指用硬物在表皮上刮)} \end{array} \right.$
qo^{33}	$\left\{ \begin{array}{l} qo^{33} \text{ 挽 (尤指用手挽)} \\ qo^{44} \text{ 绕 (尤指绕行)} \\ qo^{53} \text{ 握 (尤指用手掌握)} \end{array} \right.$	ma^{33}	$\left\{ \begin{array}{l} ma^{33} \text{ 捏 (尤指用手捏)} \\ ma^{55} \text{ 拍 (尤指用手掌拍)} \\ ma^{53} \text{ 砍 (尤指用手掌或刀砍)} \end{array} \right.$

在上述例子中，每组第一个词为基本词^②，其余则是通过变调后创造的新词。在每组词中，基本词与新词绝大多数声母、韵母相同，只是声调不同；而词义则具有关联，比如所指物品的外形、用途或所指动作的状态等相似或相近。根据这种造词方式，距离指示词 $mɔŋ⁴⁴$ “那”与人称代词 $mɔŋ⁵⁵$ “你”、距离指示词 $ni⁴⁴$ “那”与人称代词 $ni⁵⁵$ “他”所指的空间位置相似或相近， $mɔŋ⁵⁵$ “你”和 $ni⁵⁵$ “他”是由 $mɔŋ⁴⁴$ “那”和 $ni⁴⁴$ “那”经过变调（由44调变为55调）而来，也是有可能的。从另一个角度讲，正因为距离指示词与人称代词所指的空间位置都具有[+距离]语义，两者存在距离象似性，可以通过隐喻构成跨域映射，即通过[+距离]隐喻，距离指示词 $mɔŋ⁴⁴$ “那”跨域映射到人称代词 $mɔŋ⁵⁵$ “你”、距离指示词 $ni⁴⁴$ “那”跨域映射到人称代词 $ni⁵⁵$ “他”，而距离指示词 $nɔŋ⁴⁴$ “这”和人称代词 $vɛ²²$ “我”没有[+距离]象似性，不能隐喻并跨域映射。具体如图3所示：

^① 图示中的“=”意为“相等”。

^② “基本词”是就其原本意义而言的，变调创造的“新词”是基本词意义的扩展，但两者也只是相对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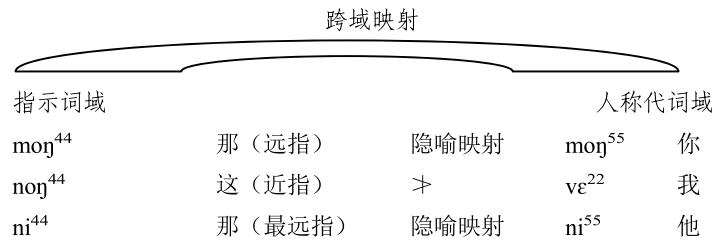


图 3 距离指示词向人称代词的跨域隐喻映射与扩散

这种通过[+距离]隐喻形成的跨域映射的论据，还表现于白午苗语距离指示词向时间名词的跨域映射。

三 距离指示词向时间名词的映射与扩散

在白午苗话中，对“年”“月”“日”的表述如下：

年：	nau ¹¹ ten ⁵⁵	前年	nau ¹¹ ε ³³	去年	nau ¹¹ noj ⁴⁴	今年
	nau ¹¹ qaj ³³	明年	nau ¹¹ vε ⁵⁵	后年		
月：	lha ¹¹ ten ⁵⁵	上上个月	lha ¹¹ ε ³³	上个月	lha ¹¹ noj ⁴⁴	这个月
	lha ¹¹ qaj ³³	下个月	lha ¹¹ vε ⁵⁵	下下个月		
日：	ne ³³ ten ⁵⁵	前天	ne ³³ noj ²²	昨天	ne ³³ noj ⁴⁴	今天
	pa ²² so ⁴⁴	明天	she ³³ zen ²²	后天	she ³³ ε ³³	大后天
	she ³³ vε ⁵⁵	外天（大大后天）				

上述表述中，nau¹¹noj⁴⁴“今年”、lha¹¹noj⁴⁴“这个月”、ne³³noj⁴⁴“今天”中的 noj⁴⁴“这（近指）”和 nau¹¹ε³³“去年”、she³³ε³³“大后天”中的 ε³³“那（较远指）”，显然就是来源于距离指示词 noj⁴⁴“这（近指）”和 ε³³“那（较远指）”。其来源形式如表 3 所示：

表 3 距离指示词与时间词的关联

时间词	距离指示词	
	noj ⁴⁴ 这	ε ³³ 那
nau ¹¹ 年	nau ¹¹ noj ⁴⁴ 今年	nau ¹¹ ε ³³ 去年
	年 这	年 那
lha ¹¹ 月	lha ¹¹ noj ⁴⁴ 这个月（今月）	lha ¹¹ ε ³³ 上个月
	月 这	月 那
ne ³³ 日	ne ³³ noj ⁴⁴ 今天	she ³³ ε ³³ 大后天
	天 这	那

之所以这样，我们认为仍然是与“空间位置”的[+距离]义有关。也就是说，苗族先民在创建时间概念时，仍然是以空间位置的远、近来确定时间的远、近。在其主观经验中，“过去”→“现在”→“将来”的推移也像空间位置的变化一样，由远到近，再由近及远，即从源域到目标域的过程。这一过程可用图式呈现，如图 4 所示：



图 4 空间位置 [+ 距离] 义的认知过程

在空间、时间的 [+ 距离] 轴上，以某个距离点为认知源点（源域），可形成不同的认知目标（目标域）。如图 4 所示，如果以距离点 A 为认知源点（源域），可形成距离点 B、C 的认知目标（目标域）。拿指示词来说，A 为距离指示词 noj^{44} “这”，B 或 C 为距离指示词 ε^{33} “那”；就时间词而言，A、B 或 C 在 [+ 距离] 义上与距离指示词重合。因此，会形成如下情况：

- A. 指示词： noj^{44} 这
时间词： $\text{nau}^{11}\text{noj}^{44}$ 今年； $\text{lha}^{11}\text{noj}^{44}$ 这个月； $\text{n}\varepsilon^{33}\text{noj}^{44}$ 今天
- B. 指示词： ε^{33} 那
时间词： $\text{nau}^{11}\varepsilon^{33}$ 去年； $\text{lha}^{11}\varepsilon^{33}$ 上个月
- C. 指示词： ε^{33} 那
时间词： $\text{she}^{33}\varepsilon^{33}$ 大后天

可以说，在对时间的切分和指称中，苗族先民是在所处的空间位置上以“我”为中心来指称不同时间段的。在以“我”为中心的前提下，把“现在”作为空间位置上距“我”最近的来指称，而把“过去”和“将来”都作为空间位置上距“我”较远的来指称。当然，在距离指示词向时间名词的扩散中，距离指示词并没有像扩散到人称代词那样，经过变调后形成新词，而是直接进入时间名词，但距离指示词对人称代词、时间名词的映射和扩散都是相同的。因此，我们认为白午苗族对所处空间位置进行切分和指称的认知能力比对“人”“时间”等进行切分和指称的认知能力强。

当然，对所处空间位置进行切分和指称的认知能力强，这是就白午苗语对所处空间位置的切分和指称比较具体和丰富而言的。距离指示词 mon^{44} “那”是在距说话人 ve^{22} “我”和听话人 mon^{55} “你”都不远的位置，是比 noj^{44} “这”远的“远指”词；距离指示词 ε^{33} “那”是在距说话人 ve^{22} “我”和听话人 mon^{55} “你”都较远的位置，是比 mon^{44} “那”远的“较远指”词；距离指示词 ni^{44} “那”是指距说话人 ve^{22} “我”远而距听话人 mon^{55} “你”近的位置，是比 ε^{33} “那”远（相对于说话人 ve^{22} “我”来说）的“最远指”词；如果与 i^{44} “那”比较的话， mon^{44} “那”、 ε^{33} “那”、 ni^{44} “那”所指示的位置相对于说话者 ve^{22} “我”来说都在视线范围之内，而 i^{35} “那”却是在视线范围之外，对所指称的人或事物只能“意（感觉）”到，而不能“形（感知）”到。故此可见，白午苗语的距离指示词对空间位置的切分具体，指称丰富。或许正因如此，白午苗语的距离指示词才会映射和扩散到人称代词和时间名词。

同样，对时间进行切分和指称的认知能力比较弱，是就白午苗语对“过去”“现在”“将来”时间段的切分和指称相对于空间位置的切分和指称粗略而言的。在时间名词中，除了 noj^{44} “现在”和 ε^{33} “过去或将来”来源于距离指示词 noj^{44} “这（近指）”和 ε^{33} “那（较远指）”之外，重要的一点还表现于白午苗语时间名词的指称范围有局限性。如图 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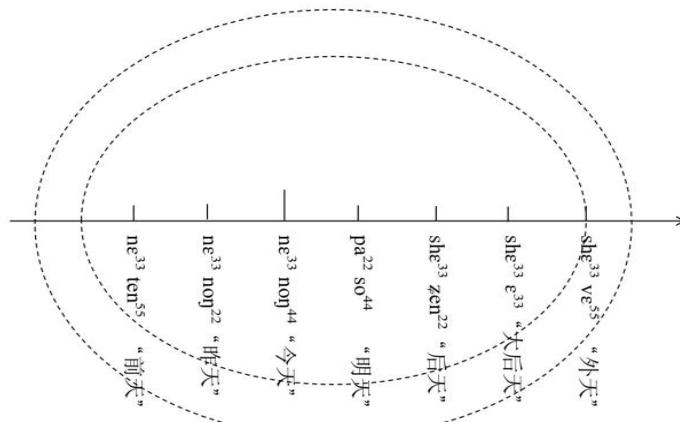


图 5 白午苗语时间名词的指称范围

在图 5 中，尽管对 ne^{33} “天”（时间）的切分和指称可多达 7 个时间段，但以 $ne^{33}noj^{44}$ “今天”为中心，往前只能追溯到 $ne^{33}ten^{55}$ “前天”，而往后也只能预测到 $she^{33}ve^{55}$ “外天”而已。 ten^{55} 在白午苗语中有“前面”和“股”之意，如 $ki^{44}ten^{55}$ “刚才（前面不远的时间）”、 $i^{33}ten^{55}lha^{11}$ “一股绳”，“股”义与表达时间的 ten^{55} “前面”无关。而 ve^{55} 却有“天”“上面”“围绕”等义，如 $qa^{33}ve^{55}$ “天空”、 $ki^{44}ve^{55}$ “上面”、 $ve^{55}vu^{22}$ “围绕”。根据我们的感知经验，在 ve^{55} 的义项中，“围绕”是 ve^{55} 的本义，而“天”“上面”是引申义，并且引申的路径是：围绕→天→上面。因此，再回到“空间距离”的距离指示词，如果把 $she^{33}ve^{55}$ “外天”中 ve^{55} 的词义释为“围绕”，同时 i^{44} “那（忆指）”又在 ve^{55} “围绕”视线之外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出如图 6 所示的图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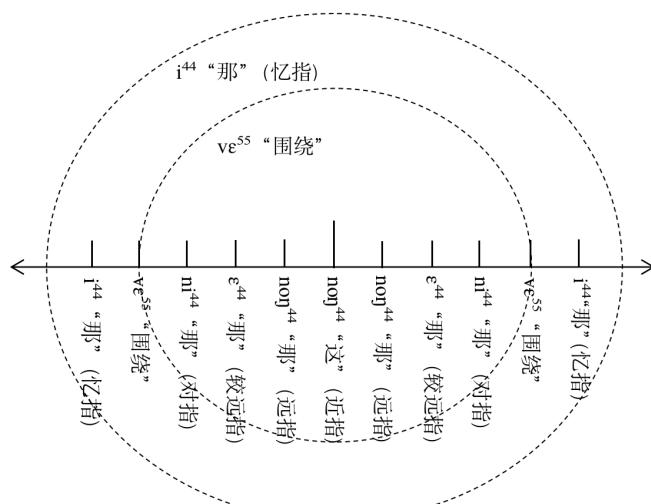


图 6 白午苗语距离指示词图式

这也就是说，在白午苗族的认知经验中，“时间”也像其所处的物质世界一样是个三维的

空间，这个空间的终结点就是 $v\epsilon^{55}$ “围绕” 所指称的临界线。同时，在这个空间里， $v\epsilon^{55}$ “围绕” 之内是“人（观察者）”的视线可及的，而在 $v\epsilon^{55}$ “围绕” 之外则是“人（观察者）”的视线所不及的。因此，尽管白午苗语对“时间”的切分和指称多达 7 个时间段，但并没有超出想像中的、“人（观察者）”视线所及的三维“时间空间”。

与此不同，在图 6 中，虽然白午苗语对所处现实空间的切分和指称只有 6 个分类，但是，其中的 i^{35} “那（忆指）”却能突破所指称的空间范围，即“人（观察者）”视线所能及的空间范围，而在视线所能及的空间范围之外进行指称，这就说明白午苗族对具体空间范围的切分和指称比对抽象时间段的切分和指称要细腻得多。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白午苗语的距离指示词和时间名词都具有共同的[+距离]义特征。因此，依据距离象似性，白午苗语距离指示词的[+距离]义经隐喻跨域映射到时间名词域，甚至时间名词域直接使用距离指示词域的词汇表征，也即时间词的[+距离]表征。具体如图 7 所示：

跨域映射			
指示词域	隐 喻	时间词域	
$n\text{oj}^{44}$ 这	隐喻映射	$n\text{au}^{11}\text{noj}^{44}$	今年
	隐喻映射	$\text{lha}^{11}\text{noj}^{44}$	这个月
	隐喻映射	$\text{ten}^{53}\text{noj}^{44}$	今天
ϵ^{33} 那	隐喻映射	$n\text{au}^{11}\epsilon^{33}$	去年
	隐喻映射	$\text{she}^{33}\epsilon^{33}$	大后天

图 7 距离指示词向时间名词的隐喻映射与扩散

四 结 论

综上所述，白午苗语的距离指示词与人称代词和时间名词之间有着明显的关联性，并且人称代词和时间名词可能都来源于距离指示词的跨域空间映射和扩散。

在白午苗族的认知中，距离指示词具有[+距离]的语义特征，而人称代词和时间名词同样也具有[+距离]的语义特征。正因为距离指示词、人称代词和时间名词之间的[+距离]义具有象似性，所以白午苗族在认知过程中利用距离指示词、人称代词以及时间名词的[+距离]象似性，将距离指示词的[+距离]义通过隐喻映射到人称代词和时间名词中。

应该说，这种隐喻映射不仅都是跨域映射，且这种跨域隐喻映射也符合认知语言学概念隐喻的一般规律。

参考文献

- [1] 曹翠云. 2001. 《苗汉语比较》，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
- [2] 陈其光. 2013. 《苗瑶语文》，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3] 陈其光、李永燧. 1981. 《汉语苗瑶语同源例证》，《民族语文》第 2 期.
- [4] R. R. K. 哈特曼、F. C. 斯托克. 1984. 《语言与语言学词典》，沈家煊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 [5] 胡晓东. 2010. 《汉语“古无舌上音”的苗语例证》,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第5期.
- [6] 马学良主编. 2003. 《汉藏语概论》(修订版),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7] 石德富. 2006. 《苗语基础教程(黔东方言)》,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8] 王春德. 1986. 《苗语语法(黔东方言)》,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 [9] 王辅世主编. 1985. 《苗语简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10] 王辅世. 1986. 《苗瑶语的系属问题初探》, 《民族语文》第1期.
- [11] 邢福义. 2002. 《汉语语法三百问》,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2] 张永祥、曹翠云. 2005. 《苗语与古汉语特殊语句比较研究》,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13] 张永祥、金 旦、曹翠云. 1980. 《黔东苗语的指示词》, 载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编《中央民族学院学术论文选集(民族语文)》第255-266页.
-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2005.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Metaphorical Mapping and Diffusion of Distance-indicating Demonstratives in the Baiwu Miao Language

HU Chaojun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metaphorical mapping and diffusion of distance-indicating demonstratives in the Baiwu variety of Hmu, a dialect of the Miao language. From the observer's perspective, the demonstratives in Baiwu Hmu can refer to things of five levels: near in distance, far in distance, farther away in distance, the farthest in distance, and intangibly in one's memory. Based on the semantic feature of [+distance] of distance-indicating demonstratives, it is argued that there is an obvious distance iconic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tance-indicating demonstratives, personal pronouns and time nouns, that is, distance-indicating demonstratives are metaphorically mapped and diffused across domains to personal pronouns and time nouns.

[Keywords] Miao language demonstrative pronoun time noun metaphorical mapping

(通信地址: 102401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

【本文责编 吴雅萍】